

杭州图书馆



洪武正韻

鳳泉書經

金閭步月樓梓行

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書經集傳序

慶元

宋寧宗年號

己未冬先生文公令

平聲沈作書

集傳

去聲

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

千萬言嗚呼書豈易

音異言哉

二帝

堯舜

三王

文治

平聲澄之反鄒氏季友曰治字本平聲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

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而讀者不察

乃或皆作去聲讀之今二聲並音以矯其弊

平聲者修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

條理已見其效也諸篇中有不及盡音者以

此推之皆

可見矣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

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

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

去聲

帝三王之治

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

下同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

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

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

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

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

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

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書經

序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音捨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音中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

書經

序

二

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聲集傳。

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扶又識音志。

別彼列。四代虞夏之書分爲六卷。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

卷周三卷。書凡百篇。遭秦火後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

道同。聖人之心見音現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

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去聲也。於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七到其微。於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果五古慕。

言也。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亦寧宗年號。



巳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沈俗作沉非沈音臣沈字仲默

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先生之仲子從

序 朱文公隱居不仕世號九峰先生

九峰先生于校進書集傳表每信六卷小序一卷朱意問答

一卷今祇書信六卷序及問答皆刪除之非原亦也

宋蔡後有書序集信云後合序為一篇以附志末而跋其可疑者於

下云 道光十四年九月廿二日願志齋



真西山云蔡仲默

名元定

西山先生季子也後文公遊文公晚年刊傳

諸經略備猶古未及整理視內生未可付者遂以序居之沈

潛居後校十年於後文公就其子考序文之誤訂其僞之似

書經

序

三

以考而三帝三王君字皆用心之安世非後世虛妄所為

在子才先信所未及者

金仁山曰蔡氏子成於文公後及之後以人得錄其年以考

程或而年遺漏故失之憾

景星後有蔡氏子序每信一老今材料實則之

書經篇目

第一卷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第二卷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書經

篇目

第三卷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凡今文以國別之  
書叙遠篇  
帝堯下土方  
方別生分類  
作九共九篇  
設居  
棠飫

自契至盤于成湯  
八遷湯始居  
王居作帝  
伊尹去亳適  
有夏復歸于亳  
北門乃遇汝  
湯既勝汝  
汝不可作夏  
臣虐

夏師敗績  
遂伐三  
玉誥仲伯  
實  
成湯既沒  
伊尹作伊  
祖唐

第四卷





周書

秦誓上

古文

秦誓中

古文

秦誓下

古文

收誓

武成

古文

洪範

旅獒

古文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第五卷

周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書經

篇目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第六卷

周書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罔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八器。梁伯來朝，芮伯作旅。唐叔得禾，異故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和。周公既得命，未幾元。子之命，作蔡仲。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遂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時蒲姑。成王既伐東夷，用桓未發，王得陳伯作賄。周在豐時，設飲，彝成，周公作召。畢告周公作召。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八器。梁伯來朝，芮伯作旅。唐叔得禾，異故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和。周公既得命，未幾元。子之命，作蔡仲。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遂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時蒲姑。成王既伐東夷，用桓未發，王得陳伯作賄。周在豐時，設飲，彝成，周公作召。畢告周公作召。



書經卷之一

蔡沈集傳 丁晏校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純唐堯之事然本虞史

傳去聲

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

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古文皆

有文皆

放上古思去聲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書經

虞書

卷一

粵曰若者發語辭

史遷而記及孟子遊匡皆以放勳為名在仙後為微蒞位推而放之放乃林少款之說

見形句

孝子淳信為

或代存之至

明也且至

於不勉也

反

行胡孟

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予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能讓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





行去声

地理今釋 為文介

安南國

郭氏謂初

下不言

字庶風北

長上声

引陳氏

說不弟

西上極也 廣雅天小西如恐 太近

處上声

具音基

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末冬短為適中也書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昏之時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曰擊交接日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義秘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求星火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重也南交南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為謂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末長也日末晝六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

書經

卷一

三

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

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

夷鳥獸毛毳日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

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寒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申命和叔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



更平声

更而充  
反亮次  
音扶

易去声

史記三侯訪百官衆  
二以此  
治平声

冬厥民隩鳥獸氄毛隩於到反氄而隴反○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

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

幽暗故曰幽都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也萬象

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

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

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

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

獸生與氄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

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是以審夫推

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

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

昏中昴今冬至日在甲昏中彗中星不同者

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

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

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

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

古曆簡易未立法但隨時占候修略以與

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

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

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

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

書經

卷一

四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成熙吞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莽猶周

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

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

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三十三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

分如字

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七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  
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  
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  
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  
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  
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  
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  
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  
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  
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  
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  
而不置閏則春之三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  
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不  
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

書經

卷一

五

禱去声

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  
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  
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  
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帝  
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  
吁嚚訟可乎放甫兩反胤羊進反嚚魚巾反  
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  
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  
放齊曰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  
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  
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  
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  
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  
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  
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帝曰  
舞衣今亦未見其不然姑存於此云帝曰



史記作芳  
古文說也  
蒼依記  
付方象見  
其功。

馬和云  
儂也  
注云  
信功也  
引七件

史記作善  
言史用  
傳似若淺  
天薄古

王尊傳作  
清言屬  
置象體流  
天靖与

靜而初者  
亦知  
朱子以滿  
天而義又

似卷上云  
評

史記作負  
命數疏  
馬云方放  
也亦說

放并教命

載音率

以四岳為  
四封也故  
謂之岳

方所侯曰  
岳也岳四  
也岳四

不可也

淫音泄

漫謨實

反治平

聲

取付第工

也色山上

陵

取二義

取二義

取二義

取二義

取二義

取二義

取二義

取二義

疇者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呼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驩呼官反兜當侯反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

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

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工

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而滔天

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帝曰吞

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在大小可見帝曰吞

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呼

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湯音傷於音烏鯀古本

反咈符勿反圯部鄙反

書經

卷一

六

異音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

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

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

汎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

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

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

有能在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兪衆共之辭四

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

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不行之也咈者甚

不然而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

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

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圯族類

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

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圯族之證也

岳曰四岳之獨言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而

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

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

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



姚本合二  
平陽府  
蒲州界

女子之  
去去聲

稱去聲

名存有也

治平聲  
上女字  
去去下  
皆如字

登尔雅  
與生文  
当作小  
尔雅脫  
小字誤

治水而戒以欽哉蓋在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于時觀厥刑于

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媯俱

為反汭如稅反嬪音并○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既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

書經

卷一

七

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之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兪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大為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

女家之  
女音汝

用  
九家生  
後甚

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水之北使爲  
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卽  
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  
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舜典而今古文皆合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

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

以位以上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

王范之註補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

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

姚方輿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

典乃上之書未施行而方輿以罪致

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

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

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

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

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

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

### 書經

卷一

八

姚方輿云  
石筆以爲  
非也  
臨去古  
重平古  
知之

伏生今天年  
字即古文  
存上志

塞入古

伏生今天年  
字即古文  
存上志

伏生今天年  
字即古文  
存上志

伏生今天年  
字即古文  
存上志

伏生今天年  
字即古文  
存上志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濬音浚。○華光

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

可明於堯。言其目則深沈而有者。文理而

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

潛之德。上聞於堯。堯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

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



馬說說治後  
厚且相亦拜  
賓迎之却後  
舜為上格後  
力檢

別音必  
長上声

蓋以積力也  
馬史遺馬  
蘇合祀物付  
河錄之勝

拜息者  
反隱者  
習

咆丑產  
反抵音  
旨上無

黜

和云堯正建  
丑舜正建  
子氏時未改  
堯正故也  
上  
馬云文祖天  
也卯云五  
帝之大名  
齊休言文信

衡簾音  
橫彈胡  
木反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微美也五典五常也又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

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揆度

也百家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

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

各以門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親和之至也

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

麓山是也烈風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

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

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

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

神之變而有以相之蚩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

之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為近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書經

卷一

九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格來詢謀乃汝底

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

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

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

自以其德不足為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

祖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句之日曾氏曰如

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在睿璣

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河以也

玉衡以齊七政璿音旋在璿飾璣所以象

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諸也以玉為管  
橫而設之所以窺機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  
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  
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  
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  
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

覆敷報反

崙首秀

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  
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  
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目近而見之為晝  
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  
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  
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  
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  
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  
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  
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  
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  
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  
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  
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  
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特其兩端  
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此必有其法

菁經

卷一

十

量乎吉

音通云諸志云  
徑去定者序  
徑去銅微也珍  
生之所珍徑以  
尺分少周一天  
八尺二寸六分少  
別不一存  
徑沿既又

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閔始經營之鮮  
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  
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  
尺孔徑一尺珠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彈轉  
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瞻玦玉衡  
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為  
儀三重其在於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  
刻十二辰入於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  
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  
天春直跨地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  
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  
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  
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  
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  
中而內向以擊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  
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  
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  
擊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



熟都念反

數音款

大音泰

此斗說 亦史記 若智也

六宗祭位 方文信

造七到反

小去声 相近音 禮祈宗 音詠

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  
 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順  
 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  
 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  
 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  
 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  
 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  
 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  
 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  
 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窾以  
 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  
 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古候者之仰窺  
 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  
 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  
 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  
 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瑤飾璣疑亦為此今太  
 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  
 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

書經

卷一

十一

十

十

十

十

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此斗二字乃用肆類  
 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肆類  
 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音  
 肆遂也類禮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  
 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神祭非常祀而祭  
 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  
 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  
 也禮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  
 有六祭法曰理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  
 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  
 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  
 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  
 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望徧周徧象  
 神祇以攝位告也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  
 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

朝音朝  
霸數救

見音現

守舒救  
反

鄒季反音符引朱注  
于公宗菜聖齊某  
聖侯于山量法声  
於此字天音武

文祀作祖禰馬說  
同即以祭祖即文  
祀有又付志神文  
祀一廟於俗用心

籛于侯  
反洗蘇  
典反徒  
備道反  
則音亦

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

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

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

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

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

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也既盡覲見四

岳五瑞微五等之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

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

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

意也班頌同羣後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

非偽則又頒還其瑞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以與天下正始也

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二死贄如

書經

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

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孟子

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

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

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

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賔視諸侯其餘

視伯子男者如東后視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

時月謂月之大小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

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

律謂十二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

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

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開以次而

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

書經

卷一

十一



合字依那  
季友行  
漢律志原  
文合俞為  
合此誤為

身拜三  
子所遊心  
侯者執  
見子玉  
一子以通  
相亭州  
鹿周祀  
云瑞符  
五玉印

朱子疑此  
蔡係吳才  
老誤

俞弋灼  
反

復去声  
華胡化  
反恒胡  
登反  
禰乃祖  
反告去  
声

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  
則輕清而剝疾以之分而十分為寸十分為  
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  
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  
以爲侖而卡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  
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侖所  
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斤爲鈞四鈞爲石此  
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  
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  
法則先麤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  
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  
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  
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世玉  
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玉  
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  
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  
書經 卷一 十三

死所以爲贊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觀東后  
之下協時月正日之士誤脫在此言東后之  
觀皆執此贊也如五禮六器觀諸侯一正朔同制  
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觀諸侯一正朔同制  
法即卒乃復者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同制  
遂西岳且轉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  
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  
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  
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  
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  
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而告也王制  
曰歸格于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  
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  
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  
是今兩存之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

都云四方折儀分  
四年未朝宗師  
依用之

雍去音  
并平音  
馬云高平  
九州并分置  
并州分置  
置出州  
會新置

卦音卜  
反

晉音禮

象刑即漢詔可  
云唐虞畫象而  
民不犯也恭作  
知天之垂象非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五載之內天子巡守

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

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

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

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

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

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

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考其功則賜車服

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

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

侯來朝則有敷奏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以言以下等事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

潞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

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

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為

書經卷一

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

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

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

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

州其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商導十二州之

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為

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

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象以典刑

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也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音宥

又音音省○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

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



釋名 卷之六  
刑之狀上

夏音置  
校胡教  
反

舍去志

銅音固

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有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動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本末垂革，官府之刑也。笞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笞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肆縱也。昔災肆赦者，謂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昔災肆赦者，謂過誤，談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者，則又刑者，估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未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

書經

卷一

十五

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其文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又非所以為平也。

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

之，極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禁錮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特險為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

此河合順天  
好東北宗  
空衛西三  
略問外明  
整楊界

百姓者依  
注既作百  
官解

詩云若耶  
身之能程  
如心如色  
方之國順  
如以直者

西去声  
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  
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  
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  
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人有可怒之事而怒  
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  
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  
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二  
鬻餐為三苗檇杻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二

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鬻餐為三苗檇杻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二  
鬻餐為三苗檇杻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二

海遏密八音  
日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  
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入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  
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為天  
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  
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即位  
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

書經

卷一

十六

載乃崩在位通  
計百單一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將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  
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  
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  
不知何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所據也

通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  
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  
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  
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

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  
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  
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  
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

難上声  
任如林



禮錄涉敘  
通之徒使

三帕服

音釋司米子孫保

云類平声 云不可

控易任用人也 蔡

傳及及師法何也

朝音潮  
奴詳里  
反

破音台  
學枯沃  
反

史遺馬駝  
始春保却  
氏說為名  
種上声

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  
王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  
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  
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

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

陶帝曰兪汝往哉契音泄陶音遙○奮起厥

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

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

庶類也兪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

者也禹姁姁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

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

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

書經

卷一

屯

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  
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  
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  
政事亦此類也稽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  
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于氏封於商稷  
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臯陶亦臣名兪者然  
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  
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

未嘗稱帝此後舜方  
真卽帝位而稱帝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

稷播時百穀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

之讓而申命之使仍  
舊職以終其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

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

岑來音  
去聲

馬三、三駝去聲  
陳所原  
放也向  
師與都同

馬說說三音  
去后去聲  
投四音次九州  
之外

屏音丙  
中去聲

當去聲  
洪音恭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  
 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理賢  
 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  
 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  
 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  
 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  
 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  
 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數教而又寬裕以待  
 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  
 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自取之患矣孟子  
 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帝曰皐陶蠻  
 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夷猶夏寇賊姦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充音軌○  
 而大抱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  
 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

書經

卷一

十八

在外曰姦在內曰究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  
 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  
 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  
 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  
 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諛而至死  
 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寬者也五  
 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  
 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  
 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  
 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  
 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帝曰疇  
 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帝曰疇  
**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  
**稽首讓于殛斃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音  
 殊斫于羊反與音餘○若頗其理而治之也  
 曲禮六工有十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



古文付為二臣名

蓋言寶

月九雲樹石地  
有法作反骨發  
古文付為二臣名

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  
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千百  
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麗工倕之  
指卽此也又斯伯與三臣名也爰以積竹爲  
兵建兵車者斯方登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  
爲名及斯豈能爲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  
哉汝和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  
其職也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

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

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熊回弓反羆班糜

數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

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

虎仲熊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

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爰

斯伯與當亦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

書經

卷一

十九

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

哉惟濤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夔音逵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

祗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

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

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

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

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

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

相如字

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通與備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胃直又反。胃長也。自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母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胃子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

書經

卷一

二十

復音福 珍徒典 反

文而不亂。假令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夔曰。以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絲蘗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帝曰。龍朕。嚳說。珍

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

祝文壁 疾忌也

允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眾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眾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



馬云高  
及差已下  
皆初命  
凡六入与  
上三牧  
四岳凡二  
十二人。

相去声

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數奏復逆必使審之既  
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  
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  
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

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九官十三牧也

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  
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  
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  
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  
而命者命也命夔命龍命人而命垂命益命伯  
也天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  
禮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  
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  
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  
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

書經

卷一

十一

第說此  
程分析  
逐之

核與農  
通

背音佩

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容而命  
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吝者申命其舊職而  
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  
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  
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三載考績  
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北如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  
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  
猶背也其善者畱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  
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效如此也按  
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  
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  
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  
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印工  
禹攝位之後帝命組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

堯壽一萬  
用人老  
人而用  
死亦能  
活也。

草鹿  
按書  
考古  
凡古  
文  
例

漸將廉  
反

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比之也  
呂刑之言邊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  
後論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

乃死徵知陵反。徵名也。陟方猶言升遐也。

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未云陟其下言終  
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  
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

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為句絕耳方猶云徂乎  
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舜生三  
十年堯方名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  
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  
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  
塚云

書經

卷一

二五

大禹謨

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  
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  
備者今文  
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命教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

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

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上文所云也文

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曰后克艱

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邪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日以下  
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  
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



有文大 我批註  
四言不 稿不似  
用全 字止不  
數秦 得人移  
文氣 平復早  
弱祥 之得正  
之效 後者自  
祿海

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帝曰。兪。允。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眾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已從人。最尤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書經

卷一

二十三

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而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遠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說贊堯為是。禹曰。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

音釋  
如多  
影古但  
皆從始  
字乃唐

虞度遠  
各反易  
去聲樂  
音洛

處平吉  
舍上吉

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臚。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樂音洛。咈符勿反。先吁後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

書經

卷一

二十四

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不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閒。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閒。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九疏六者民之所  
費也與供祀與者  
便文乎茶三五形  
相克銘四序順布  
百表用成堂必弓  
氣相克而後生殺  
哉

泪音覺

樂音洛

書經

卷一

二十五

俾勿壞。於音烏。○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  
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  
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

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  
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

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  
者。父慈子孝。兄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

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以類所  
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食肉。不饑不寒。

之類也。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  
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傳典敷教。以正

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  
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

合六與三也。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  
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

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  
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

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  
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

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戒之  
翰。又以事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

前日歌詠之言。協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  
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

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  
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

史公所謂伏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  
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

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  
急。故別而

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萬世永賴。時乃功。治去聲。○水土治曰平。言

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

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

治。言

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帝曰。格汝

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耆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摠朕師。耄莫報反。○九十曰耄。百年曰

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

汝當勉力不怠。而摠率我衆也。蓋命禹曰。摠朕師者。

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

亦若是。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

而已。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勇

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

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

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

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臯

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固

在於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

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帝曰。臯陶惟

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帝曰。臯陶惟

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

功懋哉。干犯正政。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

舍上聲

服平舌

書經

卷一

三十一



好去声

惡惡上  
去声下  
如字

漸將廉  
反漬疾  
智反  
治去声

不聽禹之讓而稱臯  
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  
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

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

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

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

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

刑即上篇所謂雷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

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

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

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

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

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

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

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

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

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

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外其本心所以

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

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

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

書經

卷一

五七

意而自謂已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  
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土不用刑者舜  
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  
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

來禹。泮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

元后。泮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

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泮洞無涯也。其

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

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

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

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

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

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

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

書經

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

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

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不績者。禹有是功。而我

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

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

夸人徒為傳心  
子為一者陽明  
云九歌文甲辛  
心年步不煩  
西十六字易去声

卷五

卷一

二天



治丁聲  
井去聲

論去聲

處上聲

好如字

復扶又

幾平吉

汝扶又

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哉無稽者不

詢者不吝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

出好與戎朕言不再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

書經

卷一

二十九

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臺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禹

曰校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

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

母惟汝諧校上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十有功之

反重平  
声今去

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母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正月朔日受命于神。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

反告姑沃

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顛。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日。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反濟子禮

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

書經

卷

三十

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

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

力。其克有勳。

蠢尺尹反。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

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

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齊和。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

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

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

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

壞音怪  
舍音捨



夫音扶

號乎古

見形何  
又齊側  
皆反

還音旋

呼荒故  
反

長上声

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

格羽王遇反○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闕

書經

卷一

三十一

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届至也是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感服

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益不至蓋欲禹還兵而曾修其德也滿損謙益

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閣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

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子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

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愆也祗敬載事也瞍長者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

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

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

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况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

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

反醫壹  
計反

弛施氏  
反

史記俞作  
俞然也

然釋言

鄭云以衆作  
及也  
說文高反言也

復扶又  
反行去  
声

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于楨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非以舞于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于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虞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卽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于載之下猶

臯陶謨今文古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

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稽古之下

書經

卷一

三十一

卽記臯陶之言者謂考古臯陶之言如此也臯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同其詳也都者臯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問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求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臯陶此言所以推脩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漢主記言故禹臯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永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臯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



史遷說以生為後下文  
付上說甚佳案用則多  
包藏禍心一說此是  
吳西山說多如

夫言扶

孔說在考  
察其所行察  
以亦為錄于日  
未因。

行胡孟  
反載作代  
史記亂作法  
以亂為治法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子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

在於知人在於安民禹曰吁者歎而已知人智之事

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

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

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

遷竄巧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

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

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知有苗者不

足遷與夫好言善色本包藏姦惡者不足畏

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

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子共工也禹言

三凶而不及鯀者為親者諱也○楊氏曰知

書經

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

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

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

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

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總也

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

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

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

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

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

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

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

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

山豈予所欲哉

所別非在於去亦難為不知其道也夫豈予所別沈不在去亦矣尹士猗以不遇沈之故  
其自明之曰今尹士以去為帶似不以去為非予所別而直以去為予所別矣不知予  
之去亦在彼原亦即所別而慢於其是在此不妨即所別而立白其地以去者  
竟出於存心亦予豈不為是之味味耶不遇故去予所別竟如是耶孰供予有所別  
別去於予而所以別去於予也居於沈年歎冷之情行於尚有流連之意一披卷有  
向予不勝懷於懷來誰迫予有所別於去於予而銳意於去於非予也當理法切  
遲留之派當局匪深決絕之惟一肩對自維似不病且呈女異志予豈不為是之  
而治其去去亦也則豈女從於豈不為道性善之原豈不為和化之大持所別未遂  
身數十年大民自任嘗別一展其鴻謨今吾遇合年姻倘絕年顧盼而一往不  
迴予心殊鬱鬱難安也彼以所別責予於沈沈予之實甚於豈不為逐蹤  
橫一輩豈不為泉波濤之辭物所別難凌身半生來大人自期屬於一板其  
駿業今即造造不偶為多子繼嗣而一去不返予懷終終不樂也彼  
以所別相予於沈不暇予之非從於豈不思有是別於數年來委委之苦心  
尹士豈知之哉豈不遇以前固切遷延之念而不遇以後詎有眷念之情為乘  
吳而乘舟吳而返人謂予所別也予不為是之妻也而亦不慮有是別於寸草  
如結之深情尹士豈未喻於去未去之用矧你黎念之忱而沈去之時泥鮮依  
獨之哀為一夕多決千里情矣子活予所別也予之竟以是之妻耶予  
不得已也



好書

馬即云才德  
及行一亦即  
四勿也

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  
疆而義者疆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  
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  
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  
有常其吉士矣哉

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浚音峻○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

亮亦明也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

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

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

之多寡職之大小樂言之也夫九德有其

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

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

書經

卷一

三十四

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  
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  
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父皆在官使以天下  
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  
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  
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  
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  
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攝順也五辰  
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  
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  
也言百工趨時無致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  
而衆功皆成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無與  
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毋通  
禁止之嚴教非必致命謂上行而下效也言  
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  
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  
也故能成天下之功善禍患之幾藏於細微

鄭注五禮大夫也也也  
侯也大夫也也也  
庶民也大夫也也也  
天子也大夫也也也  
天子也大夫也也也  
天子也大夫也也也  
天子也大夫也也也

殺所介  
反

開去声

而非常人之所識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以圖之所謂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

也蓋一日二日之閒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

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

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

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

則天工廢矣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

可深戒哉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

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政事懋哉懋哉衷音中○敘者君臣父子

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儆

厚庸常也有庸焉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節

書經

卷一

三五

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

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

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

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

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

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

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

勉言勅我自我若夫爵氏曰典禮自天子出

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天聰明自我民

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明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

土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

聽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

好惡以為聰明畏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



開壺

孔疏行三曰字後我  
上之而言也。不作日  
字解蔡改从日未允

鄭念史之  
得念音  
馬音  
生音  
殺也

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皇陶曰。朕言惠。可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思曰。贊贊襄哉。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皇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討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吟文古。吟皆有。但今文合於。上篇未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非有意於其間。可以以多故。釐而二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皇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民乃粒。萬邦作乂。皇陶曰。兪。師汝昌言。茲整

都念反。畎古法反。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皇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巳。觀此。則上篇禹皇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皇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

卷一

三十一





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味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幾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義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徼我者以是昭受于天豈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不重命而用休美乎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書經

卷一

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

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

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

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音

肱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

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

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

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

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

也日月星辰取其昭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

唯其求  
反  
斫都玩  
反  
衛展凡  
反  
秩音秩

孔疏  
若若  
仗  
若若  
若若

大付  
若若  
若若  
若若  
若若

卸疾力  
反

其變也。華蟲雜取其文也。會綸也。宗彝虎蟬。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綸鄭氏讀為綸。欲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繡之於裳。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綉。帛也。繡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為首。鷩冕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

書經

卷一

聲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也。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此庶頑讒說。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識音志。颺音揚。否俯。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爲言。侯射侯也。明者



比毗至  
反中去  
声

鵠古毒  
反

婦音固  
排敷尾  
反

欲明其果碩恩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  
碩恩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平  
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  
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碩恩  
讒說侯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  
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  
鵠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  
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撞拊也即拊作教  
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  
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  
孝悌睦嫻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碩恩讒說  
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  
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  
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  
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其所納之  
悖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  
言時而觀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  
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

書經

卷一

四十

未二語微 戒之波

音符刃 斗子徑

録云此 字誤

左付逆 京引及

書賦例 以言以

試以功 作試字

厚書 氏亦

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  
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典  
而此命伯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  
禹總之也  
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  
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兪哉者蘇氏曰與春  
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  
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  
賢者也其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士納也  
明庶者明其眾庶也禹雖兪帝之言而有未  
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  
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  
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  
孰不感慕典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

子弗子  
於不  
眼子名之

度達各  
反  
薄音博

如去声

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取不精自一心故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劓若時娶于塗山辛

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

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

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

書經 卷一 四十一

象刑惟明 頡頏鄂格反呱音孤○漢志堯處子

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

頡頏不休也狀罔水行舟如暴殄絕也下

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

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

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二

而禹之飛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

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

以禹而不知可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微戒者

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

鄭三月朱  
對人乘舟  
名控鹿舟  
使八推行  
密極

見注水  
今水已  
中極

治平声

治平声

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  
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  
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一不暇顧念惟  
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禹之子禹娶塗  
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禹娶塗  
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禹娶塗  
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禹娶塗



都元九  
二人為  
以依其  
國三卡  
仗多守  
仗多守

當省去吉

馬知益云  
位也即  
和玉指  
視相指  
身相指  
教身指  
初考非

鄭氏博附  
以孝為  
大節孝  
普記亦  
情氣也  
不用着

丘趾至  
反  
一千羊  
反  
三去吉

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彌成也五千者  
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南西北相距五千  
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  
使之相牧以制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  
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  
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  
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一皆蹈  
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  
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  
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  
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  
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  
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  
禹之功敘刑法之如此而猶有頑不即謂苗之  
民頑是豈刑之猶之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  
凶頑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  
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

書經

卷一

四十一

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  
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夔曰曷  
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夔曰曷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鳥  
獸賡賡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曷詒黜反黜音  
獸賡賡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桃祝昌六反一  
偶許反○曷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  
刑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  
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  
蓋曷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  
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  
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二  
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  
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絲

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絲

邦注東方一葉  
 視之生也  
 東方生長之  
 方以名者為  
 生也西方為  
 也西方物也  
 有以乃山頂  
 也此山是也  
 引成也黎以  
 引不元也  
 以竹管依節  
 石笙之聲  
 音律云天火  
 詠箭音希  
 音朔乃為  
 若竹也取  
 亦有也星  
 釋文象  
 湘韶箭  
 音義不同  
 蔡氏本

中傳五  
 反錫註  
 許反銘  
 偶許反  
 鏡音真  
 樓音廉  
 字當作  
 騾應去  
 音韻音  
 容責責  
 扶擲音  
 立開去  
 聲麗平  
 書作箭  
 音崇名  
 音半

# 書經

## 卷一

四十三

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  
 旁耳自擊。祝駸郭璞云祝如漆桐方二尺四  
 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撞之令左右  
 擊。駸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組鏗刻以鏡  
 之。及其將終也則管於匏中以止之。蓋節樂之器  
 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  
 鏞。大鐘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  
 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  
 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  
 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閒相對而言  
 蓋與詠歌送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  
 該。閒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踰踰行動  
 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  
 且相率而舞。踰踰然也。蕭古札。觀周樂見舞  
 執之物。說文云。蓋名。箭。韶。李文。作。箭。舞。所  
 韶。箭。者。則。箭。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蕭。

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  
 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  
 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羽  
 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  
 而有容儀也。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之  
 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矣。  
 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矣。  
 閒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  
 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獨致神格。尊異  
 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尊異  
 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  
 虞。為獸形。故於笙鏞以閒言之。鳥獸踰踰。俗  
 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鳥獸踰踰之似。以  
 狀其聲。作簫笙以象鳳。蓋因鳥獸踰踰之似。以  
 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俾秣。聲之  
 致。祥名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  
 上。藥之樂名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



左傳作至矣去矣  
法作至矣

於加字

贏德單  
反

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其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名如此者皆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矣又按上下交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詠後世則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皋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率合不通

書經

卷一

四十四

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爲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旣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蠶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幸作興事慎乃

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明音

樂首洛

易去声  
十音胡  
一首

取果反○庸用也歌詩歌也物戒勅也幾事  
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  
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  
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  
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  
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  
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  
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  
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  
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  
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  
守之法度蓋樂於典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  
戒之也屢數也典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  
一實之效而無誣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

書經

卷一

四十五

典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  
此臯陶將欲奏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  
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言君  
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  
碎則惰懈怠也墮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  
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  
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奏歌而  
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  
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  
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  
敬也林氏曰舜與臯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 杭州圖書館